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022203
分 类 号	K270.5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www.cnki.net

论文题目　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申请人姓名　王东艳

导师姓名　郭大松　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05年　10月　18日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022203
分 类 号	K270.5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申请人姓名　　王东艳

指导教师　　郭大松　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05年10月18日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伟龙　　导师签字：郭大松

www.cnki.net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__学校__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__学校__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伟龙　　导师签字：郭大松

签字日期：2005年10月18日　　签字日期：2005年10月19日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目　录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导　论 1

（一）研究价值和意义 1

（二）学术史综述 2

（三）研究的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5

1、难点 5

2、创新点 5

3、不足 6

（四）相关界定和其他说明 6

一、1959 年粮荒背景 8

（一）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形势 8

1、全国的形势 8

2、济宁概况 8

（二）“左”倾思想的严重泛滥 10

1、“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10

2、济宁地区“大跃进”运动概况 11

二、1959 年粮荒表现 14

三、“天灾”乎 17

四、“人祸”也 20

（一）浮夸风沉重打击了农业 20

1、征了过头粮 20

2、农村劳动力缺乏 22

3、耕地面积减少 23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浮夸风间接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 24
1、“一大二公”共了老百姓的产 24
2、平均分配挫伤农民积极性 26
3、公共食堂寅吃卯粮 27
（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极大冲击了农业 29
（四）基层干部工作上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 31
五、对济宁地区 1959 年粮荒成因的历史反思 34
六、结论 39
注释 41
参考书目 48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52
致谢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文 摘 要

1959—1961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尤其是农业遭到了灭顶之灾，突出表现为广大农村因缺粮、断粮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山东是全国的典型之一，而济宁又是山东的典型。本文拟通过对济宁地区1959 年粮荒发生的背景和过程的全面考察，运用丰富详实的本地馆藏档案史料，对传统的“天灾”与“人祸”关系说进行认真地梳理，力求真实地反映灾荒发生的程度，揭示灾荒形成的原因，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天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认识。济宁地区1949—1962 年的灾情统计表及图示，非常形象直观地说明了 1958 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1959 年的自然状况也并非像有些人认识的那样严重，基本应该可以维持正常年景，而不应该导致全区性的严重灾荒。故而，“天灾”的观点并不可靠。

在“左”倾错误思想泛滥下，浮夸风的盛行严重阻滞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严重挤兑了老百姓的粮食，进而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影响了 59 年夏粮的丰收；基于浮夸风造成的对农业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引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公社化过程中，“共产风”特别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以及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对农民精神上的摧残、物质上的剥夺，极大地挫伤了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以全民大炼钢铁为特征的工业大跃进吸纳了农村中几乎所有的整劳力，极大地冲击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造成了全区 58 年秋收中劳动力、农具的严重缺乏；在困难时期基层干部生产中的瞎指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加剧了农村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造成济宁地区粮荒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人为的社会因素，即浮夸风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千千万万的农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建国以来，济宁地区的人口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骇人听闻的惨剧也屡见不鲜，令人痛心疾首！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跃进”运动中滋长的浮夸风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首先是党内长期地批判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思想造成的。其次是干部晋升制度的弊端。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基层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唯上”、“盲从”的文化心态所造成的恶果。

通过对济宁地区粮荒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牢记历史的教训，提高识别能力，注意防范错误思潮、作风恶性泛滥，推动各项改革事业积极稳步前进。

关键词： 济宁地区　1959 年　粮荒　浮夸风

分类号： K270.5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

During China's 3-ye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1959---1961),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met severe setbacks, especially in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many farmers died from hunger owing to the grain shortage in the countryside.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Shandong Province suffered most while Jining Prefecture suffered most in Shandong.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by surveying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famine in 1959 in Jining Prefecture,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Natural Calamity and Human Mischief" and truly reflect the degree and causes of the famine.

The viewpoint of "Natural Calamity" has been influencing people's view on 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diagram of Jining's calamity clear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year of 1958 was a favorable year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year of 1959 was indeed less unfavorable than many people believed and should not lead to the famine all over the prefecture. So we say the "Natural Calamity" belief does not hold water.

Along with the popularity of "Leftist Thinking" ,coxcombry greatly block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grain collection by the state from the farmers was too much for the farmers could bear, as a result too little grain was left for the farmers; The decrease of arable land directly cut down the harvest in the summer of 1959; coxcombry led to the wrong idea on agriculture and led to the movement of People's Commune, during which "communism" and "average distribution" and "free-of-charge eating" became popular .It was not welfare but a psychological ruin and material deprivation of farmers, their positivity fo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as greatly reduced; the industrial leap-forward characterized by mass steel smelting drew almost all the grownup farmers, it resulted in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and agricultural tools in the harvesting season of 1958; cadres in the grass-root level issued confused orders in agricultural work, some cadres even did something against the law and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disciplines, all these added to the crises in the countryside.

So this paper states that the real reason why Jining Prefecture suffered a severe food shortage is by no means a natural one. It's man-made! The food shortage was resulted from coxcombry and a series of wrong policies and decisions that coxcombry brought about. Coxcombry resulted in a calamity that claimed millions of lives of the farmers. Jining Prefecture witnessed the first population decreas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hat's striking was that in some places human-eating cases were found!

The coxcombry grown up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its special causes. Firstly, within the Party, those opposing rash advance and right-deviationist had been criticized; secondly, there were malpractices in cadre promotion. But the innermost reason was that cadres in the grass-root level, even cadres of higher rank in the Party as well as the masses had a cultural feeling of obeying the superior and following like sheep.

The study of Jining Food Shortage can enable us to reflect that period of time, remember that historical lesson, heighten the ability of telling what was correct and what was wrong so that we can keep away incorrect ideas and advance our reform causes steadily ad positively.

Key words: Jining Prefecture 1959 food shortage coxcombry

Classificatory No: K270.5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导 论

（一）研究价值和意义

1956—196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十年中，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因而，近年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问题研究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在论述困难局面形成的原因时，众说纷纭。有的坚持自然灾害说，有的则完全否认了自然灾害，对涉及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作了各种各样的估计。到底三年中农村的受灾程度如何？是否存在天灾？种种困惑促使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的背景、思想根源以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认真地梳理，并以我所在的济宁地区作为考察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的，具体到济宁地区，恐怕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因此，最终确定以自己所在的济宁地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以该地区1959年发生的粮荒为切入点，探讨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另外，对于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目前史学界尚属首次，这也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澄清目前史学界对一些问题的模糊认识。

“左”倾错误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影响甚深，危害甚大，从“1958—1978年的二十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2]”。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增长过快、过热的现象，也是“左”倾思想在作怪，说明“大跃进”运动的遗风并未完全消除，其中的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和盲从迷信、一轰而起等恶劣作风仍在不断干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认真地反思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深刻地认识“左”倾错误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是我们历史研究者面临的最具现实性的课题。

另外，通过本文的研究，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对我国和本地的经济建设当会有所补益。“往者即已逝，来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者犹可追”。我们今天研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并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是为了启迪后人，尽可能地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从而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学术史综述

受史料的局限，有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研究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府 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灾荒的严重程度，二是导致灾荒的原因。由于人口损失的数量是衡量灾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大跃进时期人口损失的具体情况一直是一个迷，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引起了史学家，而且引起了人口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在探究人口损失的具体数字，估算灾情的严重程度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就人口损失的具体数字而言，学者们众说纷纭，他们的统计数据也相差甚大，少则 1400 万人，多则达 4000 万人，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人口统计学。主要有蒋正华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李成瑞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李若建的《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曹树基的《1959—1961 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等。

关于导致这场灾荒的成因长期以来也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几十年来，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述。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刘少奇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3]”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观点，遂成为传统观点。

近年来，有的学者从气象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 1958—1961 年的气候条件，否认了自然灾害一说，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 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学者坚决反对，如陈东林的《“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和他的另一篇力作《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 年）的考察》均认为，这三年“确实是建国以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4]”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将三年大饥荒归因于公共食堂的论文有文贯一的《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杨大利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李若建的《权利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但各有侧重。 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认为大饥荒的成因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曹树基的《1959—1961 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则认为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即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问题研究上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他的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December 1990)一文的主旨并不是解释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但相对于其它解释饥荒的传统因素，林认为集体化运动强行剥夺了农民从农业集体组织中的退出权，是最终导致 59—61 年的农业危机的关键所在。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灾害成因的研究打开一个新视野。他的另一篇文章“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2000)一文，以食物供应量下降和 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为依据，首次以经济计量方法研究饥荒的成因，发现在中国的大饥荒中，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于食物供应量下降的影响。因为政府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来强制征收农村的粮食，这种体系使得城市居民在食物获取权上具有优先权，而农民只对剩余粮食具有支配权。所以，中国饥荒更主要是由于食物获取权的丧失而不是食物供应量的下降导致的。使大饥荒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作为学术观点的探讨，赵国杰等的《中国 1959—1961 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一文对林毅夫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危机的背后存在着自然灾害的因素，仍然坚持传统观点。

较早启动对三年“自然灾害”研究的是西方学者。Thomas P . Bernstein 的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Theory and Society 13, May 1984, 可谓是少数西方研究中国饥荒文献中的“经典”之作。此外，还有 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等人的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ul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Vol.10, No.4.(December)。D.Gale.Johnson 的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Vol.9, No.2, Vaclav Smil *China's Great Famine: 40years*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Late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9,Vol.319, (18December)。

综述性的文章也出现了一些，如龚启圣的《近年来之 1958—1961 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范子英，孟令杰的《有关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的研究综述》等。

相关的专著较少，较有代表意义的有楚汉的《中国 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程敏的《风云庐山》，吕廷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综但敏1965），丛进的《1949—1989 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夏明方、康沛竹的《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等。采用纪实手法，再现三年经济困难局面，尤其是大饥荒的悲惨景象，是这几部书共同的突破点。但对三年经济困难成因的分析、论述，仍然局限于传统观点。有些著作从灾荒史的角度论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内容，如孟昭华主编的《中国灾荒史》（1989 年版），特别是彭尼·凯恩（Penny . Kane）《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全面系统研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部专著。它详细记述和分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起因、发生和发展，政府的对策，饥荒造成的惨重损失。特别是，它把中国发生的饥荒与孟加拉、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几次大饥荒进行了对比，对中国政府的救灾措施给予了肯定，是一部在国外研究中国自然灾害很有影响的专著。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状况。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观。

针对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和背景，学者们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历史条件、国民心态、国际环境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论文有贺俊的《“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之我见》，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吴玉文的《建国后两次经济过热的回顾》，李若建的《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王光银的《“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宋银桂的《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程美东的《论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和实践》等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专著如李锐的《“大跃进” 亲历记》，宋连生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等。

地方“大跃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张业赏《山东“大跃进”运动述评》，时尚武《贵州“大跃进”运动概述》，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等。

综上所述，中国 1958—1961 年的大饥荒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的学者的关注，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而且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都有所创新，对造成大跃进期间严重饥荒的关键因素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90年代之前大陆学者涉猎这一研究课题的为数不多，多为西方学者或香港及留美学者，在方法上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近年广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无论是探究灾害的程度，还是探寻饥荒的根本肇因，都可谓硕果累累。而大陆学者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进程却相对较为缓慢，不过作为后起之秀，在借鉴西方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成就也十分可观。特别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异彩纷呈，富有生机。这些都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也存在明显不足：1、原始史料的缺乏。尽管研究的手段日趋多样化，研究的层面日趋深入化，但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无论涉及多少方法，提出多少假设，它们成立的基础必须依靠大量而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口述史料。而目前能够公开的档案史料十分有限，学者们主要依据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当事人的回忆录。一些关键史料的缺乏使得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历史表象描述的层次上，难以彰显饥荒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我们目前研究这一学术问题面临的很大的局限。2、与其他领域相比，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少，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许多观点仍待商榷。3、对造成灾害的原因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理性的思考，有些学者只强调一、两个理由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不免令人产生简单化的倾向。还有的观点加入了作者更多的个人感情因素。

（三）研究的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1、难点

史料的整理。从收集到整理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除了上课外，业余时间奔波于市委党史办、市档案局、市委党校等单位。功夫不负有心人，收集到了大量的史料，可达40、50万字，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大部分史料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其中不乏大量的浮夸纪录，所以史料的甄别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慎重。所以，笔者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询问有关专家、同事、部分当事人，认真核对有关资料。这是本文写作时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2、创新点

（1）资料的创新：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均为济宁市档案局馆藏的原始档案及一部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均属首次使用，从1956——1965年共十年时间的史料，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包括工业、农业、水利、教育、卫生、统计等等，弥补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空白，解决了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最棘手的史料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相关的材料，如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尚未公开出版发行的《山东“大跃进”运动》。在报刊资料方面，查阅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在外文资料上参考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文章，如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的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征购》，巴兹尔.艾什顿、肯尼斯.希尔等人的《中国的饥荒，1958——1961》，D.盖尔.约翰逊的《中国的大饥荒评论》，维克莱夫.斯密尔的《中国的大饥荒》，史蒂文.W.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里的中国人》等。通过挖掘、整理上述资料，笔者从不同侧面找到了济宁地区粮荒问题研究的史料支持，为本文选题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2）学术观点的探讨：利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对一些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1959年济宁地区的粮荒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察，有力地论证了“人祸”是导致粮荒发生的根本原因，亦即浮夸风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是粮荒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弥补了学术界对于饥荒成因论述的不足。

另外，在分析、探讨浮夸风产生的原因时，突破现有的观点，首次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不同层次人们行为的文化心理根源，认为国人普遍的现有文化素质的局限性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是导致他们行为扭曲、影响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

3、不足

理论框架：本选题涵盖范围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统计、灾荒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要掌握这些理论知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对济宁地区粮荒问题研究的理论阐述还不够深入透彻，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相关界定和其他说明

首先是概念界定。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困难时期（1959——1961年）。国外和香港的学者称之为大饥荒时期。济宁地区的粮荒在山东省较为严重，本文选取粮荒的第一年（1959年）作个案研究，以翔实的史料加以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济宁专区于1958年8月和菏泽专区合并，至1959年6月，两个专区按原建制分设。文中凡注明济菏两区的数字，皆为合并后的数字，未有注明的，专指济宁专区。文中涉及的这部分的内容并不多。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次是计量单位界定。建国初期，1 斤等于 16 两。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学养有限，或因资料的限制，或因时间的限制只能作一定的论述。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老师的精心指导，对已有学术成果也有所吸收，但恐怕仍存在许多不通之处。所以，我热切地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判和指正。

www.cnki.net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1959 年粮荒背景

（一）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形势

1、全国的形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征程。统一了大陆，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威望；同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 3 亿多农民彻底翻身解放。从 1953 年始，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开始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任务，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仅仅七八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工农业生产总值 1957 年为 1241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67.8%。交通运输业海陆空立体发展，市场商品丰富，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正在稳步提高和逐步改善。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战略目标。中国的经济建设正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党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和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的形势鼓舞下，政治上的积极性和生产上的主动性十分高涨。

2、济宁概况

济宁地区位于鲁西南，东部多为山地和丘陵，西部滨微山湖，多是肥沃的平原，总面积为 15068.6 平方公里（1956 年）。为大陆性气候。全区不但盛产小麦、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产品，而且有 9%的湖泊面积，淡水鱼产量全省第一，鸭蛋、鸭绒、鸡头米等湖产品远近闻名。1957 年底，行政区划包括 11 个县，1 个市，即：滕县（今滕州市）、曲阜、滋阳（今兖州市）、济宁、邹县（今邹城市）、峄县、汶上、金乡、嘉祥、泗水、微山和济宁市。全区总人口为 520 万人（1955 年统计年报 6 月底数字），农业人口为 4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93.84%。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济宁地委领导全区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医治战争的创伤，共建美好的家园。在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工商业调整。到 1952 年，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为济宁专区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1953 年，济宁专区进入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一五”计划期间，济宁地委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全区工作中心，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1956 年，全区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和部分农作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大都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指标。全年农业总产值为 3.66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8%。粮食总产量达 30.22 亿斤，完成计划的 115%，比 1952 年增长 17%。其中：小麦总产量为 8.92 亿斤，完成计划的 102%，比 1952 年增长 12%；大豆总产量为 5.3 亿斤，完成计划的 109%，比 1952 年增长 18%；棉花总产量为 1057 万斤，完成计划的 135%，比 1952 年增长 54%。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全区工业生产的发展。1956 年全区工业生产总值（含手工业）9254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60%，平均每年增长 15%，高于全省一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5]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济宁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50 年济宁地区通车公路仅 90 公里，至 56 年上半年以发展到 450 公里，比 50 年增长了 4 倍，增加与修正县乡道路 50 条，长 7540 公里，修补桥涵 96 座，初步改善了县乡道路的状况。邮电事业全区 49 年仅有邮电局（所）44 处，至 56 年已发展到 134 处，县（市）电话户数由 49 年的 122 户，发展到 56 年的 1223 户。1956 年 7 月，韩庄发电厂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该工程是国家一五计划限额以上项目之一，由西安电力设计分院设计，民主德国提供主炉设备和技术援助，设计总发电量为 1.6 万千瓦。1957 年 12 月工程竣工并投入生产，大大缓解了枣庄地区和江苏省贾汪地区供电紧张的局面，有利的支援了全区的工业生产。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全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商品供需基本平衡。

总之，从三年恢复期到“一五”计划完成，经过全区人民的艰苦努力，全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始改变济宁地区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封建统治而造成的经济落后面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劳动生产的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全区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二）“左”倾思想的严重泛滥

1、“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正当中国的经济建设健康发展之时，1957 年，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到了阶级斗争方面，“左”倾错误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8 年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体现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随后，《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杂志不遗余力的连续载文宣传和贯彻党的总路线，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6]”给正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即速度就是一切。此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于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因此，“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

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在 12 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首先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随后，又不断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 年 6 月 8 日河南省遂平县率先放出小麦亩产 1052.5 公斤的卫星，随后，各地的卫星陆续上天，卫星越放越大，小麦亩产高达 4292.5 公斤，水稻亩产高达 65217 公斤。[7]《人民日报》还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的宣传报道，“大破条件论”，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8]

伴随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生产关系也急于过渡。1958 年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7 月，《红旗》3、4 期先后发表《全新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8月上旬，毛视察河北、山东等地农村，肯定了“办人民公社好”。随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大社改公社的热潮。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迅猛，仅在两个月之内，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到十月底，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为26576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有1.2亿户，占总数的99.1%。[9]

1958年8月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过了一系列的重要决议。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翻，即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确定了1959年计划的高指标：要求工业和农业用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钢产量达到2700——30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10000亿斤。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任务和所有制的过渡问题上，均提出了过急的设想和要求，决议要求人民公社要举办公共食堂，幸福院等。北戴河会议是党内“左”倾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195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渐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

2、济宁地区“大跃进”运动概况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济宁地区开展了以大兴水利、改良土壤、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130余万人，[10]全区在扩大灌溉面积、积肥、整修沟渠洼田等几项主要生产上，都大大超额完成了冬季计划，这样一种热火朝天的劲头，加重了人们的主观倾向，使人们更加相信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完全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实现，这是“左倾”急于求成思想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实践，也成为济宁地区“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序幕。

“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就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修改和大幅度地提高计划指标。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济宁地区于1958年2月制定了《济宁专区1958年农业生产计划》，奏响了济宁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乐章。对农业生产的各项任务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其中确定了1958年粮食增产的目标是：“达到平均亩产400斤，总产50亿斤（是56年总产30亿斤的1.7倍），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000斤。”并打出了响亮的奋斗口号：“今年亩产400斤，明年600斤，四年过长江，五年千斤粮[11]”。仅仅过了一个月，1958年3月济宁地委对农业生产各项指标作了更高的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无法完成的要求：全区粮田亩产量平均达600斤。粮食总产量1958年达到62亿斤，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1956年的2倍多，争取达到72亿斤。各类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是：小麦16亿斤，稻谷5.4亿斤，杂粮14亿斤，大豆5.7亿斤。棉花总产量到达1991.3万斤，亩产量52.4斤；花生总产量到达2.4亿斤，平均亩产366斤；烤烟总产量到达7010万斤，每亩平均产量为400斤；麻类总产量到达3848万斤，每亩平均产量为197斤。[12]这些都是主观幻想出来不可能兑现的高指标数字。

工业方面，4月，济宁地委提出“苦干三年使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再干二年达到倒三七，全区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五年增长67倍，工业生产总是达到53亿8393万元，占工农生产总值的70%”的口号，要求1958年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两翻，达到2亿3736万元，争取两翻半；新建扩建545个厂矿，生产生铁6000吨、钢1000吨、钢材500吨等。[13]上述农业、工业生产规划，严重脱离了济宁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左”倾急于求成思想的进一步滋长和浮夸风的盛行。

1958年5月30日至6月1日，济宁地委召开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宣传贯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宣传总路线时，片面的强调“快”，认为“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济宁地区的“大跃进”运动自此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会后，各县委、县人委搬到田间办公，组织农村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进行农业生产。为了执行总路线，彻底解除思想顾虑，鼓足干劲，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8年6月济宁地委颁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蓝图——《济宁专区1958——1962年农业经济发展纲要》，从粮食、水利、畜牧、渔业、副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规划，提出：争取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中粮食等主要指标的要求，保证五年内在全区建成“12网”实现 “八化”。 因此，对粮食等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从1958年起到1962年五年内全区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1200斤，总产量达到142.8亿斤，比1956年增长360.2%，平均每年递增35.7%，每人占有粮食由574斤提高到2404斤，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收入287元。[14]

各地的卫星陆续上天后，人们的头脑更不冷静了，盲目攀比之下，对粮食产量的估计越来越高。在舆论报道的大肆渲染下，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7月20日中共济宁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单位要进一步破除迷信，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解放思想，指出“跃进高潮的形成过程就是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革命路线战胜守旧路线的过程”。将经济行为上升到政治路线层面，甚至把能否跃进、跃进的程度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大小看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实际上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次电话会议对今后的粮食产量作了更高的估计，要保证70亿斤，争取80亿斤。为此，对土地深翻的程度、施肥量、播种量均做了详细规定：要求一公尺（3市尺）以上的22万亩，2市尺以上的38万亩，一尺五寸以上的140万亩；小麦亩施底肥3万斤以上和土化肥100斤，丰产田底肥要施5万斤以上，土化肥150斤到200斤，卫星田施底肥8万斤到10万斤；一般麦田下种在30斤左右，丰产田在40斤左右，卫星田在50斤以上；全区要搞2万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1万亩，1万斤到2万斤的3万亩，5千斤到1万斤的20万亩，3千斤到5千斤的200亩。[15]

从1958年7月至12月，济宁地委对1959年全区小麦生产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不断提高小麦生产指标。规定1959年全区小麦平均亩产1200斤，争取1500斤，总产120亿斤，争取150亿斤。总口号是："种麦千万亩，底肥万亿斤，旱地水利化，产量翻七番"。具体口号是："翻地二尺深，底肥10万斤，下种30斤，病虫彻底除，普浇5、6遍，亩产双千斤"。[16]要求县、乡、社都有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在生产实践中，任意改变耕种方式，不合理的深翻土地，起初1至2米，后竟至3米，每亩播种初为50到60斤，后竟至200斤。入夏以后，全区各地大放高产卫星。先是上报亩产1000斤，接着达几千斤，后竟至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几次三番，一再主观臆想地拔高生产指标，造成了人们对粮食将大幅度增产、多得吃不了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心理期待。1958年11月，济宁地委宣布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可达79亿斤，人均粮食1300斤，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而且有余粮。实际上，1958年的粮食产量仅为20亿斤，比1956年减少10亿斤。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1959 年粮荒表现

1958 年上半年真是捷报飞传，亩产千斤，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是济宁地区过去亩产量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全国各地的喜讯纷纷传到中央，“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也够用”，以至于有人发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感慨。全国上上下下兴奋不已，沉浸在等待秋季丰收的喜悦中，陶醉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梦想中。然而，所谓的粮食高产不过是浮夸产生的假象，风靡一时的浮夸风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灾难，亿万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8 年秋征刚过，农村就开始闹饥荒。济宁地区——在全省号称“特大丰收”的地区[17]——开始出现局部粮食紧张的现象，全专区 17 个县市（济、荷两区）发生粮食紧张的有 9 个单位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 53%[18]。在粮食比较紧张的地方，公共食堂有的已经停火，有的时断时续，更多的食堂一个多月来未见颗粒粮食，吃的是白水煮地瓜、萝卜。劳动力开始外流，各种疾病，特别是水肿病纷纷袭来。在缺粮较为严重的地区，农民开始零星的组织起来，外出集体寻找粮食。他们少则二、三十人，多则达上百人。个别农民由于食堂停火，生活无望而自杀。

时值全区上上下下正在为实现全国钢铁 1070 万吨而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农村局部缺粮问题未能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入冬以后，为了完成超额的征购任务，在全区大搞所谓的反对“多收少报”、“瞒产私分”，[19]反对右倾保守，反对本位主义，加剧了情况的恶化。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人民群众的体质大幅下降，各种疾病肆虐成灾，特别是一些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卷土重来。仅麻疹一例，全区（济菏两区）发病人数就由 7 万余人增加到 9 万余人，并导致 336 人死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饥饿而导致的水肿病患者的数量急剧上升，截至 1959 年 1 月，已达到 4 万余人，死亡 126 人。外流劳动力约近 9 万人。牲畜瘦弱死亡现象严重，牲口死亡近 2 万头，生猪死亡近 8 万头，羊死亡 7 千多头。[20] 市场供应空前紧张。一些日用品、工业品、副食品严重紧缺，肉食供应上半年减少很大，猪肉供应量减少 83.8%，牛羊肉减少 64.13%，水产品减少 69.3%，面粉减少 27.2%。[21]

面对已经发生的局部粮食紧张问题，地委并没有从根本问题上进行认真反思，反而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思想，认为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基层干部有畏难思想造成的，是“观潮派”、“算账派”、“怀疑派”趁机出来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是由于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农民历年来粮食紧张的心理造成的。余粮社怕吃亏、外调，怕多购，叫喊缺粮；缺粮社怕国家供应失时，怕吃空头粮，叫喊多要粮。都属于思想问题，不见得是缺粮。[22]到1959年2月，缺粮面进一步扩大，情况继续恶化，饥荒已像瘟疫一样由局部性的迅速蔓延成全区性的。为了充饥，不少地方的农民刨开冻土，挖掘秋收残留于地下的冻地瓜、冻萝卜，在一些灾情严重的地方，树皮、树叶均被采光，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了充饥不得不偷吃返青的麦苗，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仍然持续上升，因饥饿而发生的营养性水肿病更加普遍、严重，复发病人增多，因饥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也日趋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6月，全区共累计水肿病患者高达62万人，死亡2756人。（这个数字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据刘秉琳同志调查，仅金乡一个县就饿死三千八百人。[23]）至6月13日，缺粮人口达到438万人，占农业人口的87.6%。人口外流十分严重，由原来的7万多人已上升到14万余人。[24]

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汶上县次邱公社次邱店队的一名社员，只有一个男孩，59年春天饿死了，害怕干部知道后减少口粮，连哭都不敢哭，忍着剧痛，悄悄地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囤里，臭了又埋在院子里。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断炊好几天，没有办法只好吃毒蛇，后来，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扒出了一个死小孩煮着吃了。城关公社55岁的一位老太太，5天吃了3只老鼠，最后还是活活饿死了。[25]不堪忍受饥饿的人们外出逃荒，使农业生产因缺乏劳动力而陷于崩溃的边缘，缺粮地区的劳动生产陷于停顿状态，老百姓的身体极度虚弱，有的连一桶水都提不动，田间劳动的人寥若晨星，春耕受到严重影响，3月份春种的季节已到，但全区尚有37%的春地没有耕翻。[26] 使春荒进一步演变成夏荒。

不到一年的时间，人口就出现了建国以来未有的负增长。1959 年全区出生 70343人，死亡104609人，生死相抵，死大于生34266人。疾病大量发生，1959年全区发生水肿病近39万人，干瘦病2.7万人，妇女病8.8万人，外流人口15万余人。牲畜大量减少，全区1955年达到56万余头，此时只剩下不到27万头，死亡率达到50%以上，40多亩地合一头耕畜，存活下来的也都瘦弱不堪，无法承担耕种等农业生产活动，[27] 这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

济宁问题暴露之后，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央华东局、山东省委分别派谭震林、柯庆施、谭启龙、裴孟飞等领导来济宁专区视察灾情，领导救灾。从1959年3月21日至6月25日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谭启龙等三次到济宁地区，深入调查研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究，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措施，解决粮荒。1959 年 2 月，山东省委从四个专区紧急调拨一亿斤粮食支援济宁地区，[28]5 月山东省委将中央拨给省里的 1000 万元救济款中的 800 万元拨给了济宁。[29]济宁地委要求全区立即放弃把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当作挤群众粮食的错误做法，并迅速于 1959 年 3 月下旬召开了县、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组五级干部会议，与会者多达 10 万余人，贯彻郑州会议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使基层干部卸掉了“瞒产私分粮食” 的包袱 。会后，采取措施帮助群众渡荒，使粮荒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但是，1959 年 10 月新的跃进运动又开始了，这对农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粮荒日趋严重，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的济宁专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 1960 年 10 月，济宁地区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牲畜大量减少，农具严重损坏，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产量已经降到了建国初期的水平，植物油、纸张等生活日用品奇缺，市场供应空前紧张。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非正常死亡现象仍然持续发展，全区一年内死亡 108649 人，出生仅 78882 人，生死相抵，死大于生 29767 人。1960 年水肿病仍然高达 26 万余人，干瘦病达 4.7 万人，妇女病达 13.7 万余人，人口外流达 7 万余人。[30]

可见，“大跃进”运动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使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让人民过上富足安康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倒是后退了一大截，不仅没有“赶超英美”，反而使原本已经缩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特别是广大农村因粮食短缺，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因而，“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3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天灾”乎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1959—1961这三年时，都习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么大自然这三年真的“发疯”了吗？那么我们先看一看济宁地区自然灾害的状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公顷。[32]这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但是由于各地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差异，灾害的轻重程度在各地也不尽相同。具体到济宁地区又是什么样呢？

济宁地区位于鲁西南地区，东部是蜿蜒起伏的丘陵和山地，西部是滨湖平原，占有9%的湖泊，有美丽的微山湖，古老的大运河，境内水资源比较丰富。地处华北暖温带季风气候区，降雨量具有很大的季节性，且年际变化大，年内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夏季（7、8月份），冬季降雨量最少，常年降水量大约在655.2毫米左右。[33]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旱灾最为频繁。相对于其他自然灾害而言，水、旱灾害对当地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危害较大。我们来看一下济宁地区1949—1962年灾情汇总表和图示。

从表中可见，从建国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就一直侵袭着这一地区，即使在收成最好的1956年。水灾和旱灾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所造成的破坏力也是相当大，然而，1959年的自然灾害对农业所造成的危害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1959年的受灾面积约为732万亩，成灾面积约为340万亩，绝收约为90万亩；1953年的受灾面积为800万亩，成灾面积约为569万亩，绝收约为113万亩；1954年的受灾面积约为971万亩，成灾面积约为571万亩，绝收约为95万亩。因此，1959年的自然灾害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从灾害的严重程度上看，不及1953年和1954年，更无法与1957年的水灾相提并论。因此这一年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当然不排除个别地方存在着插花灾的现象，如果与60年、61年相比，59年在这三年中还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最起码应该可以维持正常的年景，不会造成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

1957年济宁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从7月10日到23日，在十四天内连降八次暴雨，雨量一般都在700毫米以上，大大超过了本地区的常年降雨量。由于雨量过度集中，水势急猛，远远超出了湖河的容泄能力，造成了南四湖及境内的大中河流普遍漫溢决口，津浦铁路以西汪洋一片，造成了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巨大灾害。全区共淹耕地 8366263 亩（受灾二成以下的未计算在内），占总耕地面积的 60%，其中全无收益的 6263587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47.4%，其余有收益的残秋 210 万亩，一般的减产在 50%左右，重的减产 70—80%，秋季作物共减产 133000 万斤，占秋季计划产量的 66%，占全年计划产量的 45%。受灾人口达 2819419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52.8%，死 355 人，伤 1440 人，房屋倒塌 1075486 间。

全区耕畜死亡 4859 头，湖产损失惨重，收益全无，国库小麦损失 1500 万斤。而且水灾之后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晚秋作物旱死 20 余万亩，因旱灾而减产者 333 万亩。[34] 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

济宁专区 1949——1962 年灾情汇总表

年份	旱灾受灾面积(亩)	水灾受灾面积(亩)	受灾面积(亩)(旱、水、其他)	旱灾成灾面积(亩)	水灾成灾面积(亩)	成灾面积(亩)(旱、水、其他)	绝收(亩)	受灾人口(人)
1949	1407558	3787358	5580463	815411	2310647	3308177	--	--
1950	433773	840660	2744926	344673	363513	1404867	--	--
1951	475861	3448258	5221306	385500	2531629	3554774	--	--
1952	767104	749658	3170473	552675	511397	2092163	435037	728449
1953	3850938	3157691	7997143	2806519	2438188	5688969	1129290	1626823
1954	1794868	2850324	9707055	920142	1664228	5705810	947707	1585984
1955	1231059	1055498	4902791	564436	607334	2224815	432596	949006
1956	111646	1624927	6472282	67690	916859	2395333	315208	998562
1957	1324784	7672333	12465251	978929	6656475	9371269	4101603	2848094
1958	86385	3027421	5343422	29062	2782428	3255613	1927703	1228807
1959	2728392	604615	7316218	1630543	564817	3395775	903139	1985206
1960	1337312	2550861	7005413	1104379	1802486	4255569	1058519	2007978
1961	4344404	2709416	7818044	3206744	1837850	5346830	1370446	1945624
1962	2726008	1539685	5481965	1610465	1000125	3035303	847465	1342525

注：资料来源于济宁专署统计永久，全宗号：24，卷号：158,《济宁专区 1949—1962 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26-128, 134-136, 142-143。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宁专区 1949----1962 年灾情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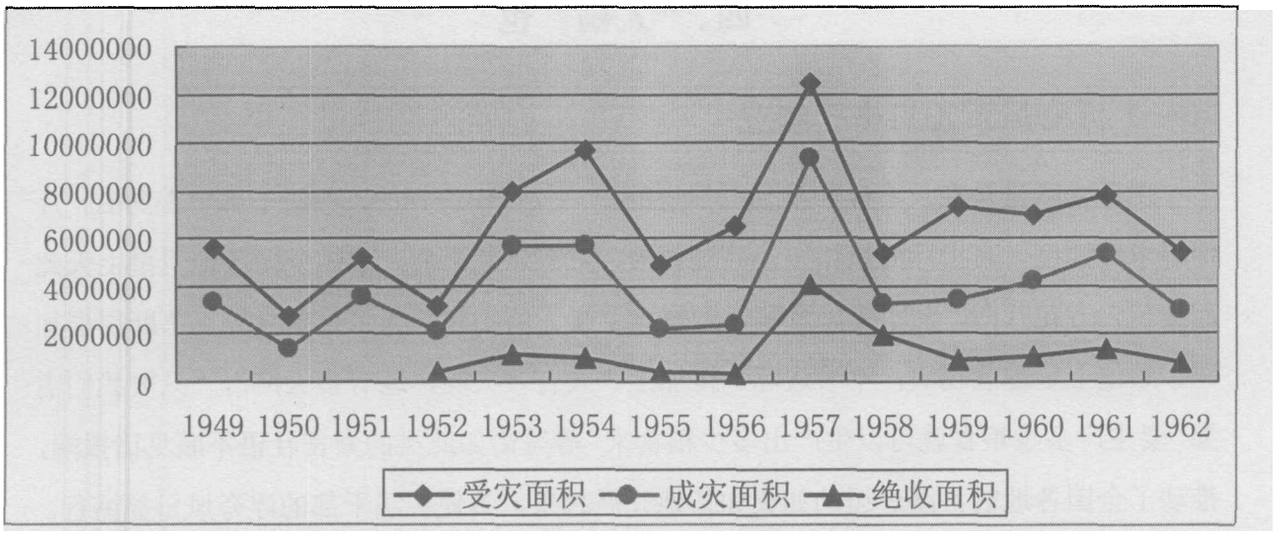

图 1

由此可见，1957 年济宁地区所遭受的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灾情面积之大，程度之重是建国以来历年未有的。中央和省委在得知灾情后，迅速从上海、南京、青岛等地调集了飞机、工兵、汽船参加抗洪抢险，及时将灾民和耕畜解救出来，并从江苏、河北省及邻近地区调出大批救灾物资（粮食 50850 万斤，救济款 1544 万元，各项贷款和预付定金 1832 万元，捐献棉衣 16 万件，干菜 675 万斤[35]）给予大力支援，当地政府带领全区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因地制宜，补种、改种农作物，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使灾情迅速稳定下来，保证了灾民安稳地度过了严冬春荒。尽管灾情惨重，但是由于政府措施得力，妥善地安置了灾区的灾民，并没有酿成更大的人员及财产损伤。

而 58—61 年的自然灾害却有所不及，况且 1958 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它的成灾面积和受灾面积与该地区历史上的大丰收年——1956 年基本持平，唯独绝收面积大，仅次于 1957 年，位居第二。笔者认为这恐怕不仅仅是“老天爷”威力，用自然因素的原因来解释秋季就出现的粮食紧张情况，恐怕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况且，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呢？济宁地区又何尝不是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呢？因而，济宁地区 1959 年的粮荒并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社会因素，即政策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下滋长的浮夸风及由它导致的一系列决策的失误。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人祸”也

（一）浮夸风沉重打击了农业

由于大跃进是在反右倾和批判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各级干部宁左勿右，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大有乐此不疲之感。全国各地卫星上天此起彼伏，五花八门，从小麦、水稻，到蚕豆苹果无所不包。为了标新立异，不断层层加码，致使卫星越放越大，不着边际。再加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等等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不断见诸报端，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致使各级干部的浮夸风日益盛行。浮夸风表现在方方面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严重的就是粮食生产计划过高，产量虚报，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1、征了过头粮

济宁地区的浮夸风是全省中最为盛行的。[35]济宁地区早在1958年2月就对当年的粮食产量做了较高的估计。估计58年粮食的总产量是50亿斤，亩产可达400斤；到了3月份，又改为60亿斤，争取达到70亿斤，亩产量高达600斤；7月份粮食产量再次被浮夸到70亿斤，争取80亿斤。济宁地区粮食产量指标一路狂飙，最高时达到90亿斤，[37]这显然是受了浮夸风的严重影响。为了和其他地方竞相攀比，主观意志极度膨胀。

虽然在58年秋就开始出现粮食紧张、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并经过了郑州会议的第一次纠左，但是59年农业上的浮夸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依然盛行。济宁地委于1959年2月20日又制定了《济宁专区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提出“保证全区（济、菏专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33.40亿斤（其中济宁地区约为150亿斤），做到全年产量平均每人占有3175斤。”[38]简直荒唐可笑。虽然后来地委对59年农业生产计划进行了调整，即第一个方案粮食总产量为36亿斤，亩产340斤；第二个方案粮食总产量为42亿斤，亩产400斤；第三个方案粮食总产量为48亿斤，亩产450斤。[39]然而，这样的指标也是不符合实际，难以完成的。最后核实58年粮食总产量是20亿斤；59年总产量仅仅是18亿斤，而1960年的总产量仅为17亿斤，[40]与56年粮食总产量30亿斤相比是逐年下降，基本上于1950年的17亿斤持平。

在虚报的过程中，各县、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估产数字差别很大，常常是各级单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位在粮食产量上的估计数字对不上号。一般是上级比下级估得高，县比公社高，公社比生产队高。例如：在核定58年粮食产量时，微山县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定产为9100万斤，公社只承认7340万斤，相差1800万斤。曲阜县县定亩产675斤，公社为560斤，生产队只承认500斤，有的队只承认200斤。[41]这些虚假的数字经过层层加码，最后集中反映到最高决策者的手中。

粮食产量的大规模的浮夸，造成了粮食已经过关或即将过关的错觉，长期以来困扰国人的粮食问题解决了，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粮食征购数量水涨船高。58、59这两年可谓年年征购过头，地方政府打肿脸充胖子，硬是往下派大任务，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恶果，结果挤了群众的口粮。58年济宁专区（济菏两区）粮食估产为170亿斤时，省委分配的征购任务原定为20.6亿斤。[42]后来定为16.5亿斤。59年初仍没有完成，2月，粮食征购已入库的仅仅为12亿余斤，占计划任务（16.5亿斤）的75.2%，比原定任务还差4亿多斤。[43]59年济宁地区估产36亿斤时，国家全年征购任务是6亿5千万斤。[44]国家粮食征购数量相对浮夸的当地粮食产量来说并不高，但是，如前所述，济宁地区这两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增加，而是逐年减少，所以，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重大大增加，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加重了，对生产影响极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区每年平均粮食总产量为22.3亿斤，平均征购49580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22.2%，农村统销每年平均17245万斤，二者相抵后，实际每年征购32345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4.5%。[45]而1958年国家征购粮食56373万斤，比一五时期平均征购数多6793万斤，占当年粮食实际总产量（20亿斤）的28.19%，用于农村的统销粮是32313万斤（根据资料注释[46]显示，国家粮食销售量一般维持在2亿斤以内，58年销售量增加到32313斤，超乎寻常，笔者认为粮荒发生后，国家增加了返销粮，但具体数字不得而知。），购销相抵，实际征购量是24060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2.03%；1959年的国家征购是53055万斤，比一五时期多3475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18亿斤）的29.47%，农村统销17156万斤，购销相抵，实际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19.94%；1960年征购为47814万斤，比一五时期少1766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17亿斤）的28.12%，农村销售17491万斤，购销相抵，实际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17.83%。[46]可见，这三年征购数量居高不下，粮食产量却年年下降，高额征购成为全区农民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所以，在浮夸风的吹动下，济宁地区的粮食征购远远的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尽管百姓们已经尽了力，甚至有的地方在忍饥挨饿，也未能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数额。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无法完成高指标的征购任务，就认为下面存在满产私分的问题，认为基层干部群众手里还有余粮，“1958 年全区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尽管过去收打粗糙，吃、用浪费等造成一些损失，但这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会把增产的粮食都全部损失掉了，……因之，可以肯定，除少数灾区和有特殊情况的个别社队以外，在队和社员中是会存有数量不等粮食的。”[47] 大搞所谓反“瞒产私分”，采取辩论、斗争、熬夜等手段逼迫基层干部群众承认所谓“偷、摸、拿、拾、隐匿”粮食。汶上县城关公社杨庄生产队，354 户，1850 人，经“动员”卖出了 10700 斤粮食，[48] 人均卖出不到 6 斤粮食，这使当地农民的日子愈发难过了。而所谓的“余粮”不过是群众的糊口粮，国家买的是群众的过头粮，粮食售出后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上面提到的城关公社在这次粮荒中的损失最为惨重，58、59、60 三年死亡 6525 人，死绝 285 户，人口死亡率在全区各县市中居高不下，59 年高达 3.1%，60 年高达 3.4%。[49]其次是金乡县，该地地势低洼，连年受灾，生产条件极不稳定。57 年遭受特大水灾，全县一片汪洋，秋季作物全部失收，群众的家底很薄。但 58 年麦季却征了 8600 万斤粮食，59 年在仍旧减产、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又征购了 9130 万斤，这其中就包含了 2000 万斤过头粮。[50] 搞的是穷得更穷，贫得更贫，百姓们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农民本来吃得就少，还得硬说吃多了，没有三六零也得说吃到三六零，不然，就给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51] 在反对“瞒产私分”的高压下，有的人即使有粮也不敢吃。邹县落陵公社王北生产队社员把粮食埋在炕里（是石头修的），自己患着水肿病也不敢拿出来吃。[52]有的地方虽然报出了多余的粮食，但正像谭启龙分析的那样“报出了 9 亿多斤粮食。但是里边有真有假，有的人又说了假话，因而又背着新的包袱回去了[53]”。有不少背“包袱”的干部回去后就外逃了。这对本来就缺粮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曲阜县道沟公社，1960 年夏季由于征购过头，造成了严重恶果。这个社共种小麦 37600 亩，亩产 71 斤半，按照政策只能完成征购 60 万斤，而县委仍按 42000 亩麦田、亩产 130 斤派征购任务 250 万斤（后减为 200 万斤），实际只完成了 143.8 万斤，购过头粮 83 万斤。全社 12 个大队中，只有 1 个队留足了种子，社员口粮只合 42 斤。 ……全社 115 处食堂交了征购后立即全部停火，仅麦收后就发生水肿病 746 人，外流 193 人，死亡 217 人，弃婴 7 起。道沟大队十九小队有个社员全家 5 口人，因食堂停火断粮饿死 3 口，老婆改了嫁，真可谓家破人亡。[54] 因此，高额征购实际上就是对农民食物的一种剥夺，破坏了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 。

2、农村劳动力缺乏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粮食产量的高指标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农村的劳动力剩余。于是非农业人口大增。济宁地区1954年全区非农业人口为26万人，57年为35万人，而58年骤增到79万人（其中职工人数由57年的8万9千人增加到26万7千人），是57年的两倍多。城镇人口增加的时间之短，数量之大，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未有的，虽经过压缩调整，但到1959年5月底统计，非农业人口仍有55万3千人。城镇人口的增加大大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对城镇人口的粮食统销数量。“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58、7——59、6）这一个粮食统销年度，每天平均按70万非农业人口、每人每天按1斤粮计算，国家共需供应粮食2亿5000万斤。实际在大炼钢铁时期，供应指标远远超过每人每天1斤[55]”。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一方面减少了农村必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加重了粮食的购销任务。这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农业生产以劳动力为主的情况下，严重地束缚了济宁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济宁地区春种秋收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原因之一。

3、耕地面积的减少

粮食产量的浮夸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减少，亩产量提高，每亩可产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土地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大跃进期间，各部门对耕地的占用也是相当严重的。其时，济宁地区工业、机关、学校、水利部门、商业部门等打着各种旗号占地，屡见不鲜，直接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减少。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全区共有耕地1157.5万亩，到61年底减少了102.5万亩，其中水利部门占地最多，达52.6万亩，占耕地减少数量的51.3%，其次是基建部门，占地19.4万亩，占19%，交通占用12万亩，占11.7%，改林改牧占用8.1万亩，占8%，因灾废弃耕地5.1万亩，占5%，其他减少5万亩。[56]减少的土地如以每亩150斤产量计算的话，就减少粮食1.5亿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多一份土地就多一份收获，多一份收获就多一份希望，而盲目地减少、占用耕地加大了农民缺粮少粮的风险。这是济宁地区1958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减少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1959年粮荒加重的一个原因。“1959年春，全省人民勉强度过春荒，迎来夏收，这年的夏粮虽然长势甚好，但是由于1958年秋播面积只及常年的74.5%，反比常年少收10几亿斤[57]”。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济宁地区。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助长了高指标、浮夸风在济宁地区的滋长、蔓延，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特别是高额的征购任务远远超出了济宁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严重挤兑了群众的口粮，引发了1959年的粮荒。这应是59年春荒的首要原因。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浮夸风间接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

粮食产量漫无边际的浮夸，使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制程度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因而有必要把农村的生产关系再提高一步，于是又做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1958 年 8 月 29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仅仅二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上的大跃进，是在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人为地、片面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人民公社的形式，使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58]”。于是，各地开始了共产主义竞赛，比速度，比规模，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甚至不少地方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情况。

济宁地委于 1958 年 9 月初传达了《地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到 10 月底，全区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原有的 5260 处农业社升并为 125 处人民公社，入社的农户达到 99.9%。每社平均为 1 万户，最大的达到 4 万户，最小的也维持在 3000 户。[58] 由此可见，济宁地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而且规模大大超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的（以一乡一社、两千左右为宜）范围。一轰而上，速度之快，这恐怕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就相当多了。济宁地区人民公社成立之时，就是共产风盛行之日。

1、“一大二公”共了老百姓的产

在“左”倾思想严重泛滥的形势下，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各级干部宁左勿右，片面求大、求公、求纯，以为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规模越大，公社的权利越大，管理的人、财、物也就越多），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过度得越快越好，导致共产风愈刮愈猛。

在追求公社的规模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作为保障，基层干部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在搬家时“不少是假称大兵团作战诓走的，” 甚至采取极端手段，“限定两小时内搬走”。各地公社是一轰而起，一夜之间，甚至是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合乡并社，社员大搬家，物品大转移，按性别、年龄、男女老幼分住。全区有滕县、金乡、曲阜、微山、邹县五个县发生了调村大集体，男、女一律按性别分居，实行过星期六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制度。金乡谷亭公社就是其中一例，谷亭公社原有300余村，此次公社成立合并为260个村。谷亭公社米滩营，原有10个自然村，529户，2484人，按年龄、性别男的一村，女的一村，托儿所一村，工厂副业等一村，学校一村分成了六个村。[60] 大搬家的波动面很大，“金乡县去秋（58年秋）大搬家的村庄共计665个、41400多户，人口约计近20万，占全县人口的30%。”即便这样，“这个数字还是很不完整的，实际数字还要大。[61]”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孩子一处，老人一处，男一处，女一处，哭哭闹闹，怨声载道。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说“国民党也没有这一套”[62]因此，生活集体化引起了农民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极大恐慌，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产生了恶劣影响。这种做法同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男营女营如出一辙，真是耐人寻味。同时也说明了济宁地区的人民公社并不是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成立的。

由于公社是一个经营范围大——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庞大组织，建立这么一个大而全的组织，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公社并不是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建立的，自身的条件十分有限，国家又将对农村的贷款全部收回，于是公社开始无偿地调拨生产队的财物和农民个人的生活资料，先是自留地、粮食、树木、农具、耕畜，后来发展到锅碗瓢盆、衣帽鞋袜、鸡鸭猪鹅，甚至是老百姓的棺材，大大小小无所不包。看见好东西就调。难怪群众说：“自己的东西不当家。”[62]微山县韩庄公社朱庙生产队仅有137户，二年来被调走粮食28万斤，牲口9头，马车一辆，大车3辆，胶轮车16辆，小木车12辆，黎子10张，耙3盘，砖瓦窑1座，树800棵，劳力154人，菜6万斤，草6万斤，把公共的东西调完了，有以打扫卫生为名，到社员家中翻东西，并提出“四挖”（粮、钱、衣服、工具）、“四找”（屋内、院内、地底下、人身上）、一换（挖黑心换红心）的口号，从社员家中挖出粮食1400斤，衣服110余件，皮鞋2双，礼帽5顶，银镯子2副，金戒子1副，银元10块，桌、椅、箱子51个，大锅44口，木棒200根，方木9成，柴草12000斤。群众反映：“共产风连小孩手上的镯子、墙上的钉子也刮走了。”[63]

全区各地在兴修水利中平调的东西最多，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汶上松山水库从全县285个生产队调去劳力3万人，占用土地3.6万亩，花现金1105万元，而国家投资仅为209.2万元。平调生产队890万元，杀树2.3万棵，耗费粮食403.4万斤，木材12.46立方，损坏胶轮车5243辆，小木轮车6741辆，铁锹、镢头3875件，牲畜死亡892头。[64] 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说：“没有调不到的东西，没有调不到的地方，真是张天师的鹰，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什么都抓。”群众说：“这两年地刮薄了，牛刮瘦了，粮食刮跑了，日子刮穷了。”[65] 对于农民来说，刚刚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分了田，有了钱，就被尽数收回，以致于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无心生产。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在济宁地区调研时说：这“不是一般的共产风，而是比十二级台风还厉害，是旋风。”[66]老百姓被刮得倾家荡产，心都被刮寒了。这种穷过度严重地伤害了老百姓的感情。

可见，由于急于过渡，在发展社有经济方面，不是根据实际条件，不是依靠自己现有的基础发展生产，而是采取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不择手段地随便的调用生产队和社员的财物，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极大恐慌，物质上的极大贫困。这几年济宁地区无偿平调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大量财产，“全区自 58 年到 60 年曾经有过三次大的平调，据初步统计，各级平调总数为 2.85337 亿元，平均每户 242 元，每人 54.2 元。”而济宁地区 1958 年社员的人均年收入为 71 元，1959 年为 65.58 元，1960 年为 42.53 元。[67] 通过对比可见，在当时全区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而且人均年收入逐年减少、家底很薄的情况下，平调的数目真的不是个小数，这无疑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后来全区虽有退赔，但退赔又极不认真彻底。截至 1961 年，“全区共退赔了 9587 万元，仅占平调的 33.6%，并且实际退赔的数目估计还要小于此数”。[68]

济宁地区各地一平二调的现象十分普遍，其本质就是人为地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以维持所谓共产主义形式的人民公社，影响十分恶劣，危害十分严重，在根本问题上造成了群众思想的混乱，使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不断地遭到破坏，严重地挫伤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基层干部与群众、公社与生产队之间关系空前紧张，在平调严重的地方人口外流的现象加剧，当地农民根本无心生产。滕县界河公社的一个肥料厂，1 万多人全部跑光，即是典型一例。粮荒的发生与此有着重大的关系。

2、平均分配挫伤农民积极性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结合的分配制度。为了适应公社化的发展，济宁地区将原来农业社按劳动日计酬的分配制度普遍地改为“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供给制和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即：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集体福利制度；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前面两条勿用赘言，我们看看工资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即“社员分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配部分，除供给制和集体福利所需外，其余部分作为社员工资，以工资的80%作为基本工资，20%作为奖励工资。奖励工资的70—80%由公社掌握，作为年终评奖，20—30%归生产队掌握按月评奖。[69]”奖励工资与基本工资二八开，可是这20%的奖励也被分得微乎其微，可见工资部分仍然是个大锅饭，这就意味着干与不干没有多大差别。其实质就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即便如此，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饭或吃粮外，实际上生产队长期不发工资。评工计分，按劳分配也如同虚设，许多地方只记工分，没有定额，只叫干活，不发工资，除了吃饭，一无所得。贫富拉平，“干不干三顿饭”，生产有余力的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生产“搭便车”，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后落了个倒找钱”的现象。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意味着生活水平高的人共了生活水平低的人的产，贫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共了社员的产[70]”。粮荒出现后，地委一再要求落实社员工资，辛苦了一年的社员才拿到2—5元不等的工资。平均分配制度的负面效应很快就显露出来。梁山县城关镇张坊生产队，原是一个高级社，现在是公社下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有5个连，23个排，另外有64个青年组成一个突击连。全村2441人，男女正半劳力788人，种地4569亩（果园385亩），每天不过百十号人下地干活，晚出工、早下工，加上磨洋工，一天不过干三、四个小时的活，每人每天挖地1分多一点，深度不过二、三寸，一具耧耕一、二亩地，满地是“坷垃”，牲畜随便糟蹋青苗，树木、果园乱伐、乱折，都没人过问。[71]

58年秋收时，暴露了许多问题。首先是秋收进度迟缓，58年立冬已过，全区还有210万亩地瓜，48万亩花生，118万亩棉花，共计376万亩尚未收割，占当年收获面积的近20%。[72]其次是秋收粗糙。当时滋阳县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区秋收报捷后，还有500多亩豆子未割，仅学生拾的豆子就达3.4万斤，谷穗350斤，玉米720斤。[73]济宁安居公社的干部说：“小秋要损失20%至30%，地瓜损失70%还多，地瓜收了后也烂了许多。”据统计，全区因粗收、丢失浪费粮食达71400万斤。[74]另外，秋耕秋种进度缓慢。58年秋种之时，全区还有20%的土地没有耕翻，已播种的面积仅占小麦面积的43.7%，[75]许多公社在霜降前也无法保证完成种麦任务，严重影响了来年的夏季小麦的丰收。因此，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群众对集体的东西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熟视无睹，出工不出活，生产磨洋工。这是发生粮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公共食堂寅吃卯粮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民公社要求社员生活实行“三化”即组织上军事化、行动上战斗化、生活上集体化，而大办食堂就是生活集体化和供给制的最佳体现，也是其他两化的根本保证。随着各县区人民公社的成立，济宁地区的农村公共食堂也轰轰烈烈地办了起来。截至 58 年底，全区（济菏两区）210 处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的公社有 191 处，占 90%，实行粮食供给制的 17 处，占 8.9%，共建食堂 46298 处。[76]食堂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社员，能够省粮、省柴、省钱、省时，能使社员吃热吃饱。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糟糕，许多地方做饭没有计划，缺乏通盘打算，饭菜花样单一，地瓜是吃一半丢一半，浪费了许多粮食。因而，公共食堂建立不久，就暴露了许多弊端。一是由于一开始就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的政策， 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连吃饭都放卫星。每人每天 2、3 斤，甚至更多，一天吃四、五顿。据统计，仅仅放开肚皮吃这一项，即浪费粮食 4 亿斤。加上大兵团作战，繁重的任务（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前方吃了后方的粮。不少群众说：“两个月吃了半年的粮”，“五个月吃了一年的粮”，[77]严重的吃了过头粮。由于在食堂免费就餐被认为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不仅社员本人可以吃饭不要钱，而且社员亲属来本社探望者，伙食也免费供应。粮荒发生在冬春之交，旧社会人们称这一时期是青黄不接的时期，本来就是个缺粮期，而食堂化之后，没有通盘考虑，寅吃卯粮，打乱了农民原有的维持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标准，造成了断粮期。

另外，食堂负责保管农民的口粮，农民没有支配权，支配权掌握在干部的手里。这样，吃好、吃坏、吃多、吃少，农民没有选择的自由。1958 年 9 月 10 日，济宁地委印发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情况及整顿提高的意见》中规定“实行了食堂化之后，社员的生活已由社内统一安排，除将现粮按标准给食堂外，可视收入和社员预支一部分现金，待核实收入后进行全年一次决分。”按照规定，当年许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所谓“决分”也不过是口头承诺，因为社员的分配一直是一笔糊涂帐，公社化以来，公社内部的分配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不能兑现，至于工资，到 60 年上半年以前，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发过。所以食堂掌握着农民的生命线，更确切地说一些特权人员掌握着这根线。不少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滥用权力，动不动就卡农民的脖子，以不让吃饭作为对农民的惩罚，而自己却利用职权克扣、贪污农民的口粮，多吃、多用、多占。全区许多地方的群众反映，干部有三个法宝：一是斗争，二是卡口粮，三是收回自留地。据邹县省委工作组向地委的汇报材料反映，该县太平公社基层干部 617 人，属于占小便宜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250人，占40.5%，属于贪污盗窃的65人，占10.5%，[78]仅这两项就占了一半，极大地影响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势。群众对此也是怨声载道。灾荒发生后，尽管地委要求保证灾民每天吃到12两粮食，但是一些基层干部贪污、克扣灾民的口粮，老百姓只能吃6两到半斤，有的才吃到4两。

公共食堂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吃饭方式，原打算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但它并不是在农民物质极大丰富、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有关的政策、一定的行政手段建立的，严重脱离了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了群众的实际生活。特别是吃饭不要钱，势必造成坐吃山空，愈吃愈穷，共同贫穷。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在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发扬共产主义无疑是纸上谈兵。所以，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成为济宁地区59年粮荒发生的催化剂。

（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极大冲击了农业

粮食的浮夸使中央领导误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或基本解决，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做出重要决定和号召：要求各地第一书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业上来，并将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这是一个浮夸了以后的数字，大大超出了当时我国钢铁生产的实际能力。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了450万吨， 1958年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余下的四个月内完成600万——700万吨的生产任务。于是大跃进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特征的工业大跃进。

1958年8月21日山东省委向全省各地下达紧急通知，必须确保完成生产75万吨铁和25万吨钢的全年计划，“少一斤也不行”。22日济宁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组织全区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级党委亲自挂帅，所有部门都以钢铁生产为中心，全力为钢铁生产服务，将9月份定为钢铁突击月。全区共有数百万名劳力参加炼钢运动，从机关、学校的干部、师生员工到乡村的农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上学的儿童均作动员，参加炼钢，一时间，全区各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坩埚、猪嘴炉、小土炉、闷窑建的到处都是。至9月底，全区建有炼铁炉6000余座，运动中群众的一些铁质生活用具也被收去，用于炼钢。

省委分配给济宁地区的第四季度钢铁生产任务是：铁五万吨，钢两万吨。而当时济宁的生铁日产量仅仅是50吨，钢的日产量为10吨。全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因此大炼钢铁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重中之重。为了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势必要调动一切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力、物力，建炉、采矿、运输。地委要求迅速建矿，8月底以前要建1.5m³、3 m³、2.8 m³、0.2 m³等容积不等的小高炉964座；组织1.5万人的采矿大军。[79] 为此，全区组织了采矿、运输、粉碎、建炉、冶铁、制坩埚六路大军。由于时间短，任务艰巨，矿石的开采显得尤为重要，地委要求10月15号之前达到工人足用，各县要抽调足够人数进行采矿，峄县不得少于10000人，滕县不得少于10000人，金乡不少于4000人，汶上不得少于2000人，济宁市不得少于1000人，泗水不得少于8000人，嘉祥2100人，曲阜6000人，邹县2400人，滋阳2000人，微山400人。[80]仅采矿用人就接近5万人，这还是最低线，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据一些当时还是学生的老同志回忆，他们放学之后，每人发了两个窝窝头，就被带到堆满矿石的地方，昏暗的灯光下，男男女女，密密压压，铁锤的叮当声此起彼伏，有的同学一边砸矿石，一边打瞌睡，把自己娇嫩的手都砸得鲜血直流，还有许多同学的手上都磨出了一个一个的大血泡。困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躺在临时扎起的帐篷里，不分男女，倒头就睡。全区从农业曾抽调劳力160多万，最多时达到400万人，[81]远远的超出了农业生产许可的范围，造成劳动力一边倒，致使有些生产队几乎没有整劳力。全区共有整半劳力247万人（其中整劳力110万人，半劳力137万人），用于工业、商业和基本建设的27万8千人，外调64000人，外流37000人，剩下207万人，再加上县、社自办的工业等项目占用了过多的劳动力，当时现有的农村整劳力奇缺，只占34%，[82]造成秋收时劳动力严重缺乏，各县乡社大多都剩下老头军、娘子军、火头军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导致秋收粗糙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农具被大量挪用。大办钢铁期间，各种农具也被调到钢铁生产的第一线。农用动力机械如拖拉机、煤气机、柴油机等，农用运输工具如马车、地排车、独轮车、木轮车等，甚至水泵等均支援了钢铁大跃进，由于管理不善，农具损坏的情况很严重，有些社队大车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村只剩下一把锄头，有的社队将农具卖了废钢铁。农具的严重损失直接影响了粮食的丰收。58年秋收时，钢铁战线正干得热火朝天，而农村却冷冷清清，一没有人，二没有物，丰收的美好愿望化成了泡影。

可见，由于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钢铁产量的高指标，造成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重工业孤军冒进，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忽视了农业生产，致使农业发展陷入混乱，损失惨重。各行各业齐头并进，均搞跃进，为了完成指标，均依靠群众运动，打农民的主意，妨碍了秋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这是1959年济宁粮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基层干部工作上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

从1957年整风、反右派以来，不停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账派”，“而对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不仅不加批评，而且给与鼓励、表扬，甚至升官。这就造成了一股空气：‘右了’（当时通行着按指标高低分左右）不得了！‘左’了没什么。[83]”这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产生的根源。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基层干部一些不良的工作作风迅速蔓延，并且愈刮愈烈。这是济宁地区59年前后群众意见比较大、比较集中的问题。58年底至59年初，济宁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和干部家属来机关的大大增多，仅59年1月份十八天内来信、来访37件，比上年同期增加61%。[84]反映的问题主要是粮食和干部作风问题。

随着大跃进的发展，由于各行各业都搞群众运动，白天黑夜连轴转、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几个月不下火线、大修水利脱光膀子干、土地深翻越深越好……使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超负荷运转，耗尽了体力和精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补充，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身心极度疲惫。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指标，济宁地区的基层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们不顾当时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切身利益，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老百姓说说心里话就要被扣上各种帽子，拔白旗，稍有反抗，非打即骂，而没有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有的干部说什么“农民是奴隶性质的，不打不成，打两下没啥”，“不打人运动轰不起来，谁打人谁是好党员、好团员、好干部，谁打人就可以入党、入团。”[85]有的干部乱搞大鸣大放，鼓励老百姓讲实话，讲真话，鸣放过后，把群众的意见当成了斗争的把柄，给群众“穿小鞋”；有的目无法纪，横行霸道，打人骂人，侮辱妇女。全区以公社书记带头的、全区性的、骇人听闻的违法事件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是汶上县城关公社王泉生产队的支书，一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强奸霸占妇女，亲自逼死4条人命，有个社员的孩子在坡里搓了两把麦子吃，被他发现后毒打一顿，小孩回家吓死了，老婆改了嫁，该社员患精神病也死了。全队59、60两年被打、上吊、投井自杀36人（其中死亡28人）。每死一人他就说：“又死了一个孬种，死12个才够一打。”并经常抢劫群众的猪、羊杀吃，开会都是半夜开，叫小队长挨家串，看到谁家黑夜做饭就绑去审问。[87] 全区各地均有大量类似事件发生 。

这些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破坏了党风党纪，干扰了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乡党委就是公社党委，各种权利集中在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社，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没有责任制。“这是导致不讲经济效益、不讲按规律办事、不讲因地制宜、但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什么事情都一刀切的重要根源。[88]”因而，公社干部的权限很大，不仅管理“工农商学兵”，而且管群众的吃饭问题。由于吃饭大权掌握在干部手中，人民公社的行政命令往往都十分严厉，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群众如果违抗命令，或完成命令不合意，干部就可以剥夺群众的吃饭权。因此，干部动不动就下命令，动不动就卡群众的脖子。合乡并社、大搬家、一平二调、高指标，都是依靠行政命令，搞“一刀切”。可见，强迫命令风与共产风、浮夸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强迫命令风随处可。邹县太平公社为了完成上级收集废钢铁的指标，就到农民家里揭锅。太平桥595户就揭锅三次锅。有位74岁的五保户，家有两口人，大锅已被揭去，驻村干部又发现一口小锅，结果把小锅也强行收走，还把老头打了一顿。落陵公社9200户人家，揭锅时就揭了7000多户。掀床的情况更为严重，太平公社本着“一户一床，十户一柜”的精神进行，有的把病人架下来硬把床架走，群众稍有不满即行打骂。太平公社亢阜管理区以检查卫生、检查废钢铁为名，到处乱翻，全管区翻粮18万多斤。[89] “揭锅、掀床、翻粮”，伤透了群众的心，害得群众“睡觉没有窝，吃饭没有锅”。据地委统计，两年多来，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对群众所采取的严刑拷打的方法20多种，致伤致残致死的事件骇人听闻。[同上]作为基层干部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反而用这些卑劣的手段加以迫害，全区各地大批水肿病、非正常死亡及人口外流不能说与此无关。

毛泽东听说河南长葛县因为深翻土地而增产，就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称赞“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指出：长葛县能做到，“难道别的县就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90]”毛泽东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3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这体现了毛泽东对农业增产的措施十分关注。全国各地闻风而上，不仅没能够因地制宜，反而一再拔高翻地、密植的各项指标，形成了生产随心所欲，瞎指挥的恶劣风气。

济宁地区干部的瞎指挥风集中表现在不根据土地条件、群众的生活习惯和需要，过多的扩种地瓜、多穗高粱；大搞形式主义的丰产方、任意改变耕种方式，土地深翻达2米，每亩播种最多时达200斤，每亩施土杂肥由起初的2、3万斤到最后达20万斤。由于土地翻得过深，把生土也翻上来了，破坏了土壤的肥力，根本不长庄稼。泗水县柘沟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社在这方面就深受其害，该社共有 9 万多亩土地，种了又改的就有 6800 亩，地瓜小沟改大沟的 7200 亩，涝洼地种地瓜的 3200 亩，致使土地荒芜高达 5.2 万亩，全年颗粒不收的达 1.7 万亩，造成粮食减产高达 340 万斤。这种情形直到 1960 年也没有改变，仅 1960 年因瞎指挥造成的全区粮食减产就多达 2.5 亿余斤，不因地种植的农作物面积扩大到 111.5 万亩，胡乱指挥改种多穗高粱或地瓜 28 万亩，荒地 106 万亩。[91]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灾荒面积的扩大与此不无关系。

可见，农村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区农村粮荒的危机。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五、对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成因的历史反思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以及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与浮夸风的盛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谓粮食、钢铁的高产，“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不过是天方夜谭的神话，是自欺欺人的假话，是浮夸带来的假象。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浮夸的程度惊人，涉及的人员广，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基层普通的干部群众，可谓人数众多；浮夸的范围大，各行各业无所不有。造成浮夸盛行，假话、大话、空话满天飞的现象究其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泛滥。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党内长期批判反冒进、反右倾斗争导致的结果。毛泽东从1953年起就主张经济建设要快并造成一次小冒进。1955年夏天，毛泽东批判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后来又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搞多一些，搞快一些。1956年上半年造成了一次冒进，导致比例失调。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反冒进”，并强调在经济计划中遵循“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原则。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国民经济的温和下降与此有关，随之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中共“八大”在总结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积极稳妥的方针，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批评“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的经济建设不是“冒进”，而是一次很大的“跃进”。1958年1～4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杭州、南宁、北京、成都、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始终围绕批判“反冒进” 和提高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速度来展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泼了冷水，给6亿人民泄了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说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批评反冒进，还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无论是反对急躁冒进，还是反对右倾保守，实质上是党内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两种意见，两条方针，表明中央高层存在分歧。遗憾的是，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这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不能健康地、正常地进行。

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直至1958年5月举行的五中全会，毛泽东和中央反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七个多月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检讨了七个多月，甚至连刘少奇也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言词一次比一次激烈，态度一次比一次严厉，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等同起来，并进一步上纲上线，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经济指标越高越好、思想越左越好的空气弥漫全国，直接助长了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践者——地方官员的弄虚作假、欺下瞒上的恶劣习惯。

中央三番五次地批判反冒进、进行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意味着主张冒进，间接助长了浮夸风地滋长，为浮夸风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难怪有的学者认为大跃进是批判反冒进批出来的。正所谓“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1958 年 9 月至 1959 年 3 月，济宁专区开展了以揭发批判地委书记高逢五为代表的所谓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补课运动。以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为代表的部分干部，在工作中，根据济宁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措施，尽量减少“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这些正确的做法在当时却受到了压制和打击。1959 年 5 月高峰五被错误的撤销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这次整风补课运动中，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层层排队，挖所谓右倾反党分子，共揭发批判了 3038 人，占参加整风补课人数的 4.7%。[92]他们被迫停职检查、劳动改造，有的还牵涉到家属。整风补课运动大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恶性膨胀，致使浮夸风甚嚣尘上。

为肃清农村种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 年 12 月，济宁专区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错误的要求在全区的农村“插红旗”、“拔白旗”，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作风的斗争。在运动中，把基层干部群众对党的各项工作和工农业生产发表的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言论以及正常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错误地定性为右倾保守思想，并上升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加以批判。一部分坚持实事求是的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被扣上所谓“右倾保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各种罪名，当作“白旗”拔掉。并出现了严重的乱拔现象，大炼钢铁中，炼不出铁来要当“白旗”拔掉；下麦种时，下不足 50 斤也当作“白旗”拔掉；甚至学生上课晚了也作为“白旗”拔掉。据统计，至 1959 年 3 月底，全区共拔“白旗”干部 26593 名，[93]有的公社甚至将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全部拔光。

在批评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的政治高压中，宁作勿右，明哲保身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奉行的准则，对“右”的恐惧也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玩弄数字游戏的重要根源。

二是干部晋升制度的弊病使然。浮夸说白了就是弄虚作假，无中生有，其实质就是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假、大、空”，带有明显的自私自利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浮夸就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94]就是指：当事人从自利的主观理性动机出发，借助于社会上客观存在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不完善，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或不道德的途径达到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目的，但其成本却由他人或社会来承担的做法。浮夸正是这样一种通过对信息的歪曲谋取私利行为扭曲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当时的干部任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就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提供了前提。干部的提拔和任免不是由人民选举决定，而是由上级直接确定。不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不是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对上级高度负责，一心一意为上级服务，上级把指标压下来，下级不敢不“切实完成”。考核干部以又红又专为标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没完成任务的干部，不仅被认为工作能力差，而且可能被指责为跟不上或不拥护大跃进形势，是右倾保守。毛泽东指示，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以下处分：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其后又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95]个别党的高级干部还公开提倡浮夸，如积极为大跃进摇旗呐喊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就主张七分实干，三分浮夸。

各级地方领导为了博得上级的赏识，为了仕途一帆风顺，就一味追求满足中央政府高速度的偏好，追求把地方经济的指标做大、速度加快。形成了地方上在经济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下级将歪曲的虚假信息提供给上级、直至中央，对国家的决策产生影响，导致中央不断调整计划指标；在上级和中央调整后的高指标下，下级再不断地放卫星，突破新的纪录。于是形成了上下互动，相互影响，导致指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浮夸风盛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有些人极力隐瞒问题，夸大成绩，妨碍了农村饥荒问题的真正解决。

在济宁地区出现饥荒后，有些干部认为是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而不是缺粮问题，还在大搞反瞒产私分，一再强调要完成征购，就是这种思想在左右着一些地方官员。由于上级下达的任务重，时间紧，下级又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按时完成，有时为了相互攀比，还要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因而导致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工作方式。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他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情、敢于实事求实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大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相反受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96]

除了以上两条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当时党的基层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唯上”、“盲从”的文化心态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初期基层干部和民众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缺乏必要的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严重不足。这是旧社会和长期的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根本无缘于教育。有鉴于此，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认为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他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97]”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性，提出要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农业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凡有条件的都应建立农业技术夜校、成立农民科学技术站，把农民学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尽管党和国家举办了大批的扫盲班，成立了许多农民科学技术站，但是提高五亿多农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的贫苦农民脱离苦海，翻了身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消极的思想根深蒂固，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个体农民由于自身生产的分散性，导致其政治经济上的弱小性，进而导致了他们政治上依附心理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对皇权的崇拜，对“仁君”、“贤臣”唯命是从的“唯上”政治心态，在行动上表现为盲目服从。这种心态是上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潜意识，一旦遇到成熟的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基层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大部分也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农民，长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能不受到这种文化心态的影响。

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促使国民“唯上”、盲从的心态复苏、萌发。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领导，都使革命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一次一次地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最正确，在井冈山时期，有毛泽东领导，革命根据地就胜利，毛泽东受排挤，革命就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不仅使毛泽东得到了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老百姓的爱戴，还得到了党内与他共事的同志的敬佩和诚服。因此，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建国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的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还分得了297万头耕畜，3954万件农具，3807万间房屋，105亿斤粮食，免除了地租，使广大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实惠，从经济、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短短几年，经济建设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7年底，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阶段性胜利，验证了毛泽东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但也使国人对“明君”崇拜的因子被激活，加重了盲目崇拜的心理。举国上下为这一成功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对领袖的发自肺腑的爱戴进一步升级为狂热的崇拜。

因此，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能够一轰而上，一气呵成；浮夸风能够通行无阻；从上到下人云亦云，随大流，都与这种传统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由于文化水平低，自身素质差，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人们没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在运动中缺乏理性的思考。以至于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人云亦云，言不由衷。柯庆施在1958年表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这虽是柯庆施个人对领袖的崇拜思想的表露，也可以说是当时群众文化心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六、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充分说明造成济宁地区 1959 年粮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为因素，政策的失误。

正像本文所显示的，1958 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年景，由于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的影响，致使全区的粮食生产丰产不丰收，在 1958 年冬开始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这不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反而大搞反“满产私分”、“反本位主义”，使粮食紧张的局面不断扩大，到 1959 年春，导致全区性的粮荒，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刘少奇同志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的，具体到济宁地区就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甚至一分天灾也不到。“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98]”我们党原本希望尽快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这是我们从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中应该永远记取的教训。

由此可见，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符合客观实际，脱离国情，脱离地方实际，片面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盲目照搬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但却不适合建设时期的模式和经验，教条地理解甚至是误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观点，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正确的轨道。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对客观实际有清醒的认识。搞经济建设是应该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破除迷信，但不应该连科学也一同破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在成绩面前。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搞大呼隆，不搞“一刀切”，根据各自的条件，发挥地区优势，搞好地方建设，尊重人民的需要和选择。

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割裂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致的原理，片面地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程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超越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由此引起的平调问题、分配问题和公共食堂问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教训。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立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党为公执政为民。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倾听党内、党外不同的呼声，这样才能不断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解决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大跃进作为一段辛酸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它既留给我们一些教训和经验，也留给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浮夸风虽已作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成为往事，但是，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也难以阻止这种歪风邪气，它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阴魂不散。不少人不厌其烦地重蹈覆辙，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似乎是陷入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里。究竟是什么使它具有如此强大的历史惯性呢？特别是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既迷惑了世人的视线，又对后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来了诸多不便，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大跃进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恐怕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迷！

毛泽东曾指出：“我国有六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99]”。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绝大多数人口还将在农村，这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而农民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惯的改变，不是单靠思想教育就能奏效的，而是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00]”。中国的农民改造，任重而道远。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注释：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5 页。

[2]《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1 页。

[3]《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7 页。

[4]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1959-1961 年）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5]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一五”计划时期山东的建设与发展》，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336-338 页。

[6] 《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1 日。

[7]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5 页。

[8] 《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23 日。

[9]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0 页。

[1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1，1958、8、31《济宁地委关于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与经验的报告》。

[1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2，1958、2、25《济宁地委关于济宁专区 1958 年农业生产规划》。

[12]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82 ，1958、3、25《济宁专区 1958 年农业生产各项指标及主要措施》。

[13]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3，1958、4、22《济宁地委关于 1958 年地方工业发展规划》。

[14]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82，1958、6、23《济宁专区 1958——1962 年农业经济发展纲要》)。

[15]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75，1958、7、20 《济宁地委 7 月 20 日电话会议纪录稿》

[16]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18，1958、8、10《济宁地委关于 1959 年小麦大跃进计划》

[17] 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版，183 页。

[18] 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版，183 页。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74，1958、11《狄生在地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2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41 ，1959、1、23《济宁地委关于当前农村局部地区粮食紧张情况》。

[2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49， 《省委工作组关于济宁市当前市场情况调查和初步意见》。

[22]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2、1《济宁地委关于当前局部地区粮食紧张情况和安排意见的报告》。

[23]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15，1959、4、30，《济宁地委关于大力抢救与防止营养性水肿病的意见》。

[24]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18，1959、6《济宁地委关于济宁地区 1958 年农业生产产量核实与 1959 年春荒的报告》。

[25]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26]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34，1959、3、28《3 月 28 日电话会议报告提纲》。

[2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28]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34，1959、2、19《2 月 19 日地委电话会议讲稿》。

[29]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7，1959、5、9《谭启龙在 5 月 9 日地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3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719 页。

[32]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版，第 378 页。

[33] 济宁市档案局，地位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52，1956、11《济宁地区经济统计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料汇集》。

[34]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65，1957、10、7《济宁地委副书记翟厚仁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济宁的受灾情况及救灾斗争》。

[35]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68，1958、8、26《济宁专区 1957 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

[36] 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版，第 183 页。

[3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35，1960、8、26《记取两年来教训争取更大的跃进》。

[38]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18，1959、2、20《济宁专区 1959 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

[39]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93，1959、6、15《济宁地委粮食产购销方案（草案）》。

[4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86，1962、5、23《济宁地委关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

[41]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1、23，《济宁地委关于当前农村局部地区粮食紧张的情况》。

[42]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23，1958、12、16《济宁地委关于全区粮食产量、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向省委地报告》。

[43]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2、15《济宁地委关于加强粮食征购工作整顿粮食统销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

[44]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08，1959、6、10《地委书记处会议关于济宁地区农村情况的估计，组织夏季生产高潮，恢复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扭转紧张被动局面问题的讨论纪要》。

[45]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86，1962、5、23《济宁地委关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

[46] 济宁市档案局，地位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73，1961、3、31《地位关于几年来我区行政区划调整，农村劳动力变化等情况的说明》。

[4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2、15《济宁地委关于加强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粮食征购工作整顿粮食统销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

[48]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5、6《济宁地委批转汶上县省委工作组关于城关公社安排生活售出余粮经验的报告》。

[49]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50]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50， 1961.6.30----7.13《省三级干部会议 济宁组会议简报》。

[5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50， 1961.6.30----7.13《省三级干部会议 济宁组会议简报》。

[52]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41， 1959、4、30 《济宁地委转发省委邹县工作组的报告》。

[53]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87， 1959、3、22《中共山东省委批转谭启龙致省委的信》。

[54]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

[55]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97， 1959、6、29《正确认识当前我区的经济情况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穆林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56]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86，1962、5、8《济宁地委关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初稿）》。

[57] 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版，第 193 页。

[5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0 页。

[59]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1 《济宁地委关于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意见（草案）》。

[6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农村工作部永久全宗号 4，卷号 7，1958、12、14《关于个别地区分别男女老幼集体住宿合村调村情况的报告》。

[6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10 1959、4、28《济宁地委转刘秉琳同志的报告》。

[62]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农村工作部永久全宗号 4，卷号 7，1958、12、14《关于个别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地区分别男女老幼集体住宿合村调村情况的报告》。

[63]、[64]、[65]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38， 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共产风问题的报告》。

[66]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186，1959、4、7《谭政委四月七日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农村工作部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3，1961、4、4《济宁专区历年来收益分配情况》。

[68]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 卷号 250， 1961.6.30----7.13《省三级干部会议 济宁组会议简报》。

[69]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1 《济宁地委关于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意见（草案）》。

[70] 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版，第 181 页。

[7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44 1959、4、30《济宁地委转发省地委梁山工作组的报告》。

[72]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总号 4，卷号 174，1958、11《狄生在地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73]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74，1958、11《地委电话会议讲稿》。

[74] 济宁市档案局， 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18，1959、6《济宁地委关于济宁地区 1958 年农业生产产量核实与 1959 年春荒的报告》。

[75]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 全宗号 4，卷号 174，1958、10、20《电话会议上杜牧同志的讲稿》。

[76]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1，1958、12、12《济宁地委关于整社工作的报告》。

[7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97，1959、6、29《穆琳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78] [79]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 卷号 141， 1959、4、30 《济宁地委转发省委邹县工作组的报告》。

[80]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74 《1958 年 10 月 8 日在地委电话会议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李超然同志的报告提纲》。

[8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总号 4，卷号 186，1959、4、7《谭政委四月七日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82]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08，1959、6、10《地委书记处会议关于济宁地区农村情况的估计，组织夏季生产高潮，恢复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扭转紧张被动局面问题的讨论纪要》。

[8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720 页。

[84]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41，1959、1、21《济宁地区关于局部地区闹粮食紧张的情况及采取措施的报告》。

[86]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184，1958、12、9《济宁地委关于当前干部作风问题的报告》。

[87]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

[8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762 页。

[89]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全宗号 4，卷号 141， 1959、4、30 《济宁地委转发省委邹县工作组的报告》。

[9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684 页。

[91]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 4，卷号 238，1961、1、27《济宁地委关于生产风问题的报告》。

[92]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山东“大跃进” 运动》，内部刊物，2002 年版，第 387 页。

[93] 济宁市档案局，山东工作卷号 320，1959、4、30，《中共监委批转山东关于济宁地区“拔白旗”、“插红旗”中发生错误的报告的通报》。

[94]田永峰：《浮夸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探索》2000 年第一期，第 83——86 页。

[9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706 页。

[96] 《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9 页。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9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8 页。

[9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版，第 873 页。

[99] 转引：徐台榜《试析毛泽东的农民观》，《台州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10-14 页。

[100] 《列宁全集》第 41 册，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www.cnki.net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 考 书 目

一、经典著作

1、《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7、8、9、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996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史料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2、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3、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4、济宁市档案局，地委农村工作部。

5、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

6、济宁市档案局，地委长期。

7、济宁专署统计局永久。

三、参考论著

（一）著作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5、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6、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吕廷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曲折发展》， 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8、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夏明方、康沛竹：《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下，福建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社联合出版2001年版。

1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版

11、邓力群、马洪、武衡：《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版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2、楚汉：《中国 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3、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4、程敏：《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15、高秉伦、魏光兴：《山东省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地震出版社 1994 年版

16、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 1989 年版。

17、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馑》，高教出版社 1991 年。

18、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

19、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0、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86 年版。

21、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22、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3、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4、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二）论文

1、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

2、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 年 5 月版。

3、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 2 月。

4、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 年第 4 期。

5、曹树基：《1959——1961 中国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

6、文贯一：《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2 月 27 日。

7、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 年第 3 期。

8、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 年 8 月号。

9、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中共党史资料》，2000 年第 4 期。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0、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 年）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11、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12、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开放时代》，2004 年第 1 期。

13、林毅夫：《集体化和 1959——1961 年中国的农业危机》，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 年 11 月，第 98 卷。

14、林毅夫：《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 1959——1961 中国大饥荒》，美国：《经济杂志》，2000 年 1 月。

15、龚启圣：《近年来之 1959——1961 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 年 8 月号。

16、范子英，孟令杰：《有关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的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05 年第 1 期。

17、柳建辉：《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 年第 3 期。

18、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 年第 1 期。

19、刘明钢：《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20、梁淑珍：《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21、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22、王秋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历史反思》，《理论学刊》，2000 年第 1 期。

23、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 年第 4 期。

24、李成贵：《关于“大跃进” 的注解》，《中国农史》，2001 年第 2 期。

25、尹书博：《“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 年第 1 期。

26、曹学恩：《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6 期。

27、王晶：《关于建国初期中国农民信仰实践的历史性反思》，《东北师大学报》哲社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版，2004 年第 5 期。

28、陈坚：《毛泽东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评价》，《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 年 12 月号。

29、陈仁涛、陈仙君《"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

30、张继久：《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四、报纸

《大众日报》、《人民日报》

五、外文资料

1. Thomas P. Bernstein ,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Vol. 13, No. 3.
2. Basil Ashton , Kenneth Hill , *Famine in China , 1958—1961,* Poul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Vol. 10, NO. 4.
3. D. Gale. Johnson , *China' 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Vol. 9, No. 2.
4. Vaclav Smil, *China' s Great Famine :40years Later ,*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9, Vol. 319.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1、《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年第 5 期。

2、《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日本北进战略的破产》，《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第 4 期。

www.cnki.net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致　谢

本文从收集资料到主体结束，历时两年。其间，我得到了老师、同学、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关心，没有他们的期望，没有他们的理解，我是难以走到今天的。在此，我真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郭大松教授！从选题到结束，郭老师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励。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谦逊和善的品格，都令我难以忘怀。感谢田海林教授、王林教授、魏永生老师！在我学习、写作期间，他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教诲。感谢济宁市委党校、济宁市委党史办、济宁市档案局、济宁市政府、济宁市气象局等单位的领导、同学和朋友，是他们帮助我解决了材料收集的难题！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们！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支撑起一片爱的天空，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

三年多的继续教育，使我对中学时代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格言有了更深的体会，“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宣布结束，而是庆祝开始！

www.cnki.net

学生：王东艳

2005.10.10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